

劇話集

為了多打糧食

王亞夫改編



爲了多打糧食

〔獨幕話劇〕

王亞夫改編

時間：一九五四年春天的一個上午。

地點：南旺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辦公室。

人物：王玉樸 五十五歲，南旺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副社長。

楊連成 四十五歲，南旺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會計。

二柱子 二十二歲，南旺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隊員。

王德光 二十六歲，南旺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技術主任。

張敬花 二十三歲，南旺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婦女生產組組長，王德光的愛人。

楊雲昇 三十二歲，南旺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長。

孫福才 四十歲，北旺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長。

呂太仁 五十歲，北旺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副社長。

〔幕啓。外面下着雨，會計楊連成坐在靠窗前的桌子旁邊，

一面看着賬，一面打着算盤，嘴裏還不住的嘟囔着。副社長王玉樸坐在會計身後的椅子上，若有所思的抽着烟。

楊連成：（停止工作，看了看窗外）看這樣的天氣還真有個下頭啦！

王玉樸：下點好哇！春雨貴似油！

楊連成：好是好，總不如咱們把穀都糶上再下得勁呀！

王玉樸：照前天各隊彙報的情況看，今天要是不下雨，後天再有一天，就把沒糶上的穀就糶個差不多了。這一下雨就得往後拖啦！可這場雨是真下在刀刃上啦！老這麼不緊不慢的下，一點也糟蹋不了，也潑不了穀，這不是下雨，這簡直是下糧食呀！

楊連成：嘿，我想起來了，昨天柱子耕那三畝地又不夠標準，又得返工。您知道？

王玉樸：今兒早晨我才聽老于大爺說的。帶這回他返兩回工啦！怎麼搞的？真得好好地批評他一下！

楊連成：是啊！該批評就得批評啊！要不然老這麼一馬二虎的下去，完不成競賽計劃就得輸給人家北社啦！

王玉樸：那倒不至於！它再能吧，一個新社他還能勝過老社！去年全縣十二個社，咱社數第五，它還能趕在咱們頭裏？

楊連成：是啊！我也是這麼想，一個新社敢和咱們老社競賽，條件又提得那麼高，他們沒有三把神沙倒敢反起西岐來了。

王玉樸：你忘了嗎？初生牛犢不怕虎哇！

楊連成：不過自打開春以來，北社可趕上啦！咱們也別大意

呀！真要是輸給人家新社可寒碜哪！

王玉樸：咱社今年也不孬哇！連去年不經常幹活的老儉國，今年一開工就一天也沒歇呀！

楊連成：可是人家也不含糊，你看人家的春地也快耕完啦！照前天看，碰巧就許幹在咱們前頭。人家的春地還比咱們的多！

王玉樸：你真能替他虛張聲勢！

楊連成：倒不是虛張聲勢！就拿咱這十幾天說吧，三天一返工，兩天一不夠標準……

王玉樸：那個社都是一樣啊！誰心裏都有難唱的曲呀！昨天北社那椿事你知道不？

楊連成：昨天？什麼事？

王玉樸：昨天傍晚快收工的時候，北社把十寸犁鏵崩了！大概是不能用啦！

楊連成：犁鏵崩啦！誰崩的？

王玉樸：咱技術主任他舅子崩的。

楊連成：那傢伙愣頭愣腦的，闖禍好手。

王玉樸：聽說是區社還沒有十寸犁鏵，得上縣社去拿，縣社還不一定有。就算有吧！來回一耽誤就得一兩天。在春耕播種這個骨節眼上，還不夠他嗆的！

楊連成：這他就不如咱啦！咱事先先準備一個閑鏵擱着，以備萬一！

王玉樸：哎！你算算，咱社長去幾天啦，是不是快回來啦？

楊連成：八天啦！要是開十天會的話，後天就回來啦！這回又不知是傳達什麼任務啦。

王玉樸：這回區委不能不檢查競賽計劃執行的情況啊！上級對這碼事很重視呢！

楊連成：是嘛！競賽計劃就是生產計劃嘛！

〔二柱子披着簑衣，扛着十寸步犁上。

二柱子：二叔！看見咱技術主任沒有？

王玉樸：我出來的時候看見他過了大橋啦！大概是上北社他丈人家去啦！

楊連成：下雨天扛着犁犍幹什麼？

二柱子：這叫槍不離身哪！

王玉樸：柱子！昨天的地又不夠標準，是嗎？

二柱子：明天補唄！

王玉樸：返工是小事，要是完不成生產計劃輸給北社——

二柱子：這也不能怨我呀！

王玉樸：（輕輕地把烟灰一磕）怨誰？怨我啊？

二柱子：（搖晃着犁鏵）你看，像老馬家牌位似的，活頭活腦的，能不返工？

王玉樸：（過去檢查了一下）技術主任家裏不是還有一張新的，怎麼不換哪？

楊連成：（隨着過去看）是啊！還有張新的怎麼不換哪？

二柱子：得啦！剛才我捂着鼻子出來啦！

楊連成：怎麼着啦？碰壁了？

二柱子：我剛回來不大一會就去啦！技術主任沒在家，他老婆高低不讓拿！

王玉樸：怎麼說的？

二柱子：他老婆說他臨走的時候說的，柱子來的時候讓他等一會，別讓他換新鐮。可我等到現在他也沒回來。我看這裏面一定有道理！二叔！昨天北社咱技術主任他舅子把十寸犁鐮崩啦，您聽說沒有！

王玉樸：聽說啦！

二柱子：你看咱技術主任是不是想把咱那張鐮借給北社？

王玉樸：這不要緊！他說的不算！

楊連成：是啊！社長沒在家，副社長就主持全社的事情。他說了不算！

王玉樸：再說我們這張也不行啦！也得換哪！

二柱子：昨天晚上我就跟他說啦，他說不用換，修理一下就好啦！

王玉樸：不用換也不能借，得留着防備萬一。萬一咱們的犁鐮也崩了呢？

楊連成：是啊！不怕一萬，就怕萬一嘛！

王玉樸：在春耕播種這個骨節眼上，誰讓誰？誰也不能讓誰！這是競賽呀！這不是鬧着玩！再加上社長去開會這幾天，接二連三的返工，簡直是給我按眼！誰說也不能借！

二柱子：要是技術主任在北社答應了人家啦，那怎麼辦？

王玉樸：那讓他去坐臘去！他只能管着修理，往外借他說了不算！民主最後還有集中嘛！

楊連成：是嘛！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要是這個說了也算，那個說了也算，他借出去一張鏹，他借出去一張鏹，“三下五去二”，就把社“五股分屍”，拖拉垮啦！

二柱子：二叔！北社要是親自來人跟咱們借哪？

王玉樸：這不要緊！就說社長沒回來，別人說了不算，等社長回來的吧！

楊連成：要是他副社長老呂親自來了呢？怎麼辦？

王玉樸：你真把我看扁啦！別看我們是親戚，可這得公事公辦，大公無私，不能有私人感情，不能爲一個人的親戚破壞了咱社裏的競賽。

楊連成：這個我知道哇！你辦事是不講情面哪！要是真的是老呂親自來了，你總也不能把人家直截了當的給碰回去呀！

王玉樸：這好辦！就說我們得開個會通過一下，這是大家的事得大家說了算。讓他先回去，以後告訴他會上沒通過，就得啦！

楊連成：對！這倒不錯！一舉兩得，既不借鞏鏹又不得罪人。

王玉樸：你們做過買賣的人都這樣，管什麼事怕得罪人。爲了工作嘛！得罪人怕什麼。

楊連成：還是不得罪好哇！

王玉樸：我看你這個思想真得送鐘錶舖去擦擦油啦！

楊連成：哈哈！擦油不行啦！得換零件啦！

王玉樸：柱子！把犁先擱這兒吧！把簑衣給我使使！

二柱子：（遞過簑衣）您哪去？二叔！

王玉樸：（邊披簑衣邊說）我上保管老劉那兒去一趟。犁鏵怎麼不擱倉庫保管起來，怎麼弄到技術主任家裏啦！（下）

二柱子：真晦氣！好了天還得補耕。小隊裏都埋怨我，說什麼小隊的生產計劃不能按時完成，是我返工給耽誤的。可不看看這傢伙！

楊連成：是啊！犁鏵有了毛病返了工，不能埋怨扶犁的呀！

二柱子：小隊開會硬說我責任心不強，不按時檢查農具。這兩天白天幹活，晚上開會，哪有工夫檢查農具呀！

楊連成：是啊！自打春耕播種開始這幾天，真夠累！一年之計在於春嘛！春天通一棍，秋天吃一頓哪！

二柱子：就拿兩個社的競賽來說吧！

楊連成：北社提的條件是高一點呀！

二柱子：倒不是高，是人家有條件。別看人家是新社，可是人家原來的基礎好。人家雖是新社，先有一套大車，咱乾賺是個老社，連套大車都沒有。

楊連成：咱已經計劃秋後去拴一套哇！

二柱子：那還得秋後嘛！現在人家就佔了有利條件啦！用大車送一趟糞能趕上多少牲口馱？頭兩天送糞的時候，不是讓人家趕的團團轉的！要不副社長這兩天

這麼急眼。真要是輸給了北社，真不光彩。

楊連成：是啊！北社這一氣是不“熊”啊！就拿栽樹說吧！人家北社就先完成任務啦！可是咱們哪？樹苗不夠啦，還得求北社幫助解決樹苗。

二柱子：我看這回競賽，咱們得栽勛斗了。

〔張敬花打着傘上。〕

張敬花：老遠就知道是你在這兒！

二柱子：我是矮人嗓子高啊！

張敬花：二哥！樹苗聯系得怎麼樣了？

楊連成：再有二百棵夠不夠？

張敬花：差不多！今天就得拿來呀！要是下午住了雨下午就去栽，要是今晚上住了雨，明天一早就栽上啦！

楊連成：已經和北社說好啦，今天去拿。這不是下了雨沒去嘛！

二柱子：德光嫂！俺技術主任回來了沒有？

張敬花：沒有哇！我這不是也來找他嘛！

二柱子：我怎麼管哪都找遍了也沒有哇！

張敬花：沒上副社長家去？

楊連成：副社長剛才走不大一會。

二柱子：副社長還找他哪！

張敬花：那他能上哪去哪？

二柱子：得了吧嫂子！您別鬥啦！

張敬花：鬥什麼？

二柱子：你以為我們真不知道哇！早知道啦！上你娘家去啦，丈母娘請姑爺呀！

張敬花：胡說！不年不節的請個什麼勁。

二柱子：無事不燒香，燒香就有事唄！

張敬花：真的！柱子！他上哪去啦？

二柱子：還裝啦！你兄弟昨天把十寸犁鏵崩啦，還不得趕快去修理修理，要修理不好的話，咱社不是還有一張新鏵嗎？借給他用用吧！是親三分向嘛！

張敬花：柱子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二柱子：什麼意思，自己家的工作不幹，去幹人家的，這算什麼積極？

楊連成：（有意識地和解）柱子！給你點活幹幹！

二柱子：幹什麼吧？

楊連成：你打着我的傘上老劉二叔家去一趟，告訴他下午開會的時候讓各隊記工員拿着賬來對對賬！趁着下雨天。

二柱子：光告訴老劉二叔就行啦？

楊連成：告訴老劉二叔，讓他捎着告訴別的小隊！

〔二柱子傘傘下。〕

張敬花：二哥！剛才柱子說的話是怎麼回事？

楊連成：（站起來伸了伸腰）這個伙計就是那麼悶樣啊！八字沒見一撇，就毛躁起來啦！“毛三槍”嘛！

張敬花：到底是怎麼回事嘛？

楊連成：唉！是這麼回事呀！昨天傍晚北社你兄弟把十寸犁鏵崩啦！大概是不能用啦！柱子上你家去換鏵你又沒讓他換，副社長看見德光過了大橋啦，大概是上了北社啦！

張敬花：過了大橋不一定就是上北社呀！就算去吧，也不一定是爲這個事呀！

楊連成：先不用管爲什麼吧，可是趕了當口上去啦！兩個社一競賽誰也不能讓誰呀！再加上社長去開會這幾天，接二連三的返工，說不定真能輸給人家新社。你別看副社長外表挺沉住氣的，心裏早急了抓啦！

張敬花：這怨誰呀？思想麻痺，瞧不起人家新社！

楊連成：也不能怨麻痺呀！

張敬花：怨我們婦女組把生產搞壞啦？

楊連成：柱子他昨天又把地耕壞啦，又得返工，小隊開會又挨了一頓批評，今天去換鏵你又不讓他換，德光又上了北社，都趕到巧上去啦！

張敬花：德光說柱子那張犁是鏵上的螺絲鬆了，緊一緊就行，不用換新鏵。也沒說要把新鏵借給北社呀！

楊連成：我沒說嘛！二虎頭哪嘴的，聽了風就是雨！和這種人辦事你就不能太認真，認真就能氣破肚子。

張敬花：可是咱那樹苗怎麼辦哪？

楊連成：就是說嘛！當時他是答應了，可是還沒拿來，誰知道住這一宿能不能變卦哪？

〔技術主任王德光披着蓑衣、揹着一捆樹苗子上。楊連成和張敬花急忙迎了上去，楊連成接下了樹苗，張敬花接過了蓑衣。〕

張敬花：（站在門口抖蓑衣上的水）上哪去也不告訴聲，讓人管哪找也找不着。

王德光：（指着樹苗）這不是，上北社去咧！

楊連成：哎呀嘴！下着雨去拿來啦！

張敬花：家裏的工作不幹——

王德光：這不是工作嗎？（拿出了手巾，擦着臉上的雨水）

楊連成：是啊！這也是工作呀！我正想傍晚下雨住了的時候再去拿哪！你倒先拿來了。

張敬花：柱子上咱家等了老半天啦！

王德光：我知道哇！

楊連成：他把犁扛這兒來啦！那不是！（指着犁）

王德光：（過去檢查了一下，拿出了扳手、鉗子動手修理）不要緊！沒什麼大毛病，把螺絲緊一緊就行啦！

張敬花：我看你把那張新鐮給他換上吧！

王德光：一修理就好啦！不用換哪！

張敬花：他要換你就給他換上吧！省得叫他——

王德光：他要換，不行啊！這可不能隨自己的便！換上新的以後這張怎麼辦？就不要啦？

楊連成：是啊！這張要是能用可不能換新的呀！沒有辦法報銷哇！

王德光：你看，這不是好了嘛！還換新的幹什麼？

楊連成：你這可真是槍不離身啦，走哪都帶着鉗子、扳子，趕明天我得揹着算盤啦！哈……

王德光：趕將來我們成了集體農莊，二哥當了會計主任，出門的時候手裏就提着提包啦！

楊連成：趕那個時候你就成了……（向張敬花）哎！他們集體農莊的技術主任叫什麼來着？（想）哎！想起來了，想起來了！那時候你就應該是技術專家啦！

王德光：到那個時候用拖拉機啦，我這扶犁的手就不啦！

楊連成：你們年青人學習快，進步快呀！一使勁就趕上啦！

王德光：好嘛！二哥又賣起老來了！

楊連成：倒不是賣老哇！是腦子趕不上趟啦！

張敬花：（考慮了老半天）你還是把那張新鏢給他換上吧！

王德光：那張鏢讓我借給北社啦！

張敬花：借給北社啦？

王德光：嗯！他們昨天傍晚把十寸犁鏢崩啦！

張敬花：我們兩個社不是在競賽嗎？

王德光：是啊！就是因為競賽，我們才更應該借啦！你，我們為什麼要競賽？

張敬花：還想着考試考試我？我要是連這點都不知道，真成了飯桶啦！競賽就是為了多打糧食唄！

王德光：照哇！我們要是看着不管，那還競賽的個什麼

還用建設社會主義不用啦？那咱們可真輸啦，輸大啦！

啟花：這些道理我也知道，可是人家說我們是私人感情！

德光：這怎麼會算私人感情哪？

啟花：你沒看見剛才柱子那個態度呀！颶風帶棘子，諷諷刺刺的！

德光：那可以對他解釋嘛！

王成：別聽他那一套呀！順嘴胡咧咧。

啟花：不過，咱不應該自己作主呀！

德光：怎麼會自己作主啦！這不是回來和二叔商議嗎？

王成：我說嘛！德光辦事是有根底呀，不是“毛三槍”啊！

〔二柱子上。

王成：吆！轉眼回來了！真快！老劉二叔在家沒有？

柱子：在家裏。小鎖子當了通訊員啦！挨隊下通知去啦！

（對王德光）哎呀！我的主任哪！您可回來啦！你看，這犁鏵不行啦，得換啦！抓着我明天又得返工，小隊裏還得挨批評。

德光：你怎麼事先不檢查呀？

柱子：要知道尿炕，還一宿不睡覺哩！

德光：沒有什麼大毛病啊！

柱子：沒有什麼大毛病？你看這東西活頭……（用手一搖，犁鏵不動啦）

德光：這不是好了嗎？

二柱子：不行啊！這鏟有毛病呀！

王德光：有什麼毛病？你看，這不是很好使嘛！

二柱子：不好使呀！昨天那塊地又沒耕好，又檢查出來啦！

王德光：那明天再補耕一遍吧！

二柱子：再補耕也不行啊！我看換換吧！

王德光：明天你用我那張吧！我使這張！

二柱子：那就把這張鏟換了就得啦！

王德光：這張還好好的，爲什麼要換哪？

二柱子：那……那張留着幹什麼？

王德光：倒不是留着幹什麼。舊的還能用就不能換上新的呀！你問問會計，能報銷嗎？

楊連成：這個，這樣啊！我說了也不算哪！大家夥通過了也能報銷，得大家夥說了算呀！柱子，我看你就先使德光那張吧！讓德光使這張，你們倆換一換，要是再不好使，再換新鏟吧！

王德光：柱子，你就先使我那張吧！再不好使的話再換吧！

二柱子：我倒沒有什麼呀！哪張都行，都是社裏的東西，給社裏幹活，反正也不是給外社幹，是幹自己社裏的。

王德光：就是給外社幹也沒有什麼，還不是爲了多打糧食！

二柱子：可不能那麼說，在自己社裏拿分，到外社幹活，就不大對勁！

（王玉樸披着蓑衣上，站在門口向外說話。）

王玉樸：你再捎個信告訴三隊一聲，讓他們吃完午飯早點

來。

〔幕內聲：好哇！〕

王德光：二叔！

王玉樸：哎呀！你上哪去咧？找了你老半天。

王德光：我上了趙北社。

王玉樸：你給柱子把那張新鐮換上吧！昨天又不夠標準，又得返工。幾天工夫就兩回啦！

王德光：已經修理好啦，不用換啦！螺絲鬆了，緊一緊就好啦！

王玉樸：還是給他換上吧！別等一用又壞啦，再返工，在這個骨節眼上可真抗不了哇！

王德光：我們倆換過來啦，他用我那張，我用他這張。

王玉樸：那也好。德光！我看你把那張鐮交給老劉吧，讓他放倉庫裏去，省得這攔一張鐮，那放一張鐮，亂道道的沒有個準地方，一塊送倉庫裏去吧！

王德光：二叔！那張鐮北社想借用一用。

王玉樸：借用一用？

王德光：噫！昨天傍晚讓敬友把十寸犁鐮崩了！不能用啦！在這個骨節眼上把犁鐮毀了，就要耽誤生產！頭回我去拿樹苗，碰上他們正要冒雨上縣社去拿，我就沒讓他們去！咱家不是閒着張鐮嗎？我跟他副社長一說，他呆一會就來拿，捎着給咱們把那些樹苗捎來。

王玉樸：（對楊連成）真叫你說對啦！

二柱子：我說爲什麼不讓我換新鐮呀！借出去啦！

王德光：問題倒不在這兒！主要是那鐮……

王玉樸：我看這個事等社長回來再說吧！社長沒在家。

王德光：社長沒在家我們可以作主嘛！再說是社長還得兩三天才能回來。

王玉樸：那沒有辦法，他就得等着啦！

王德光：爲這麼點事也用不着非等社長回來不可呀！我們家裏的幹部滿可以作主嘛！要是芝麻大小的事也得社長親自來，那社長不就成了事務主義啦！

王玉樸：這可不能論事大小哇！地方上和部隊不一樣啊，你這才回來一年，你還不了解情況啊！地方上的事難搞，羣衆工作嘛！就這樣。要不然下午開幹部會的時候把這個事提出來討論討論吧！咱們不能包辦代替呀！

王德光：爲這麼點事我看用不着開會，要是借張鐮也得開會討論討論，借張鐮也得召集起來研究研究，那一天到晚淨開會啦，不用生產啦！

王玉樸：是啊！照理說爲這麼點事是不用開會呀！可是這是特殊情況啊！北社老呂吧，我們倆是連襟，犁鐮又是敬花他兄弟崩的，就這麼你提議我贊成的把新鐮借出去啦，那社員要反映咱們是私人感情，假公濟私啊！你技術主任不怕反映，我可怕大家夥反